

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序

吾鄉以儒林著者晉則有干令升梁則有戚公文陳則有顧允南唐則有褚密度宋則有張子韶明則有董碩甫朱康流談孺木祝開美諸先生及先五世從祖乾初府君後百餘年而有吳槎客先生焉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顧不屑爲流俗之文風其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其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築拜經樓聚書數十萬卷丹黃甲乙排列几筵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旌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

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暇則駕扁舟泛江湖歷山谷
探奇弔古吮墨含毫於遺文墜簡廣爲搜訪遇忠孝節
烈之大端尤必竭力闡揚殆得於古者深積於中者厚
而粹然爲儒林之望也乎鱣幸得從先生游有年矣淵
淵乎如臨秋水而心鑑其清焉藹藹乎如披春風而身
受其和焉觀其家離睦一堂競尚儒雅令子若從子相
繼登賢書欣欣向榮先生夷然視之惟沈酣典籍談藝
論文年七十餘耳目聰明行不須杖咸稱爲壽者相云
先生旣刻拜經樓詩集十二卷錢辛楣詹事敘之今又
刻愚谷文存十四卷屬鱣爲弁言以鱣之固陋何敢敘

先生之文然數十年交情之篤則莫如鱣故不自掩其
短而識其生平大略如此若夫文筆之高堅詞旨之敦
厚固世之有目共賞者無俟鄙人插齒牙於其間也
嘉慶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旣望郭海陳鱣序

愚谷文存目錄

卷之一 序

子夏易傳釋存序

孫氏詩評撫遺序

唐石經攷異序

蜀石經毛詩殘本攷異序

詩譜補亡後訂序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序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序

陳仲魚詩人攷序

吳儆叔羣經字攷序

周松靄訂閤序

卷之二 序

陳乾初先生年譜序

陳乾初先生遺集序

古梅軒詩鈔序

小蘭山房詩集序

周松靄黃髮集序

龍山三子詩鈔序

愴忘齋詩稿序

硤川詩鈔序

陳問渠西湖雜咏序

春浮閣吟稿序

丁誠之南歸草序

雪軌詩序

拜經樓詩稿自序

清磬孤煙集小引

中吳遊草自序

江上瓊瓏集序

蠡塘漁乃序

萬花漁唱詞小引

蓮子居詞鈔序

卷之三 序

新刻拙政園詩集序

梅花園存稿序

月珠樓吟稿序

陽羨名陶錄序

桃溪客語序

拜經樓詩話序

陳景辰荆南小志序

宜興縣志拾遺序

海寧經籍志備考序

楊中允藥房心語序

查悔餘先生陪獵筆記序

宜興陳氏二書合鈔序

陳莊叔潮侯圖說序

張繼才補元史藝文志序

陳奉巖重次千文序

尺苑序

海昌訪舊圖序

代

論印絕句序

小桐溪吳氏重脩休寧厚田宗譜序

送夢唐蜀游序

卷之四 跋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跋

六經雅言圖辨跋

六經雅言圖辨第二跋

元東陽許氏詩譜鈔跋

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

明黃岡易氏大學論語外傳跋

宋槧漢書殘本跋

石鼓亭宋槧楊雄傳跋

笠澤叢書題辭

南部新書跋

書宋趙孟奎分類唐歌詩殘本後

咸淳臨安志跋

元大一統志殘本跋

明廬江王藏元刻圖繪寶鑑跋

善權古今錄跋

重校千頃堂書目跋

經史避名彙攷跋

刻王節愍公遺集跋

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

渤海陳氏家乘補跋

陳乾初先生年譜跋

題忠孝支族譜後

卷之五

跋

跋李一徵所藏漢少室石闕畫象

漢五鳳三年甄文跋

漢史晨後碑跋

國山碑攷後序

隋姚辨墓誌別碑跋

唐元氏令胤公清德頌跋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宋海鹽郭氏墓碣跋

書宋揭右軍六十帖後

蘇尹倫新得右軍六十帖跋

書金都統郎君行記雙鉤本後

元和顧氏重刊宋本列女傳書後

小草齋舊鈔陳古靈先生集跋

重刻宋湯文清公註陶詩跋

重刊宋本謝宣城集跋

補刊宋本謝宣城集跋書後

重刻羅昭諫讒書跋

元海鹽縣尹顧令君陳山龍君行祠記眞蹟題跋

書後

跋明姚穀庵贈龔生敘

卷之六

跋論

書明顧文康誥軸後

明楊忠愍獄中與鄭端簡手書跋

董文敏書王母趙孺人墓誌銘跋

書蔣秀三所藏王昭平先生遺囑後

題盧忠肅公像後

書黃石齋先生游梁鋒二山賦後

祝開美先生臨終詩跋

錢開少先生十年堂詩選跋

棗林雜俎跋

張楊園先生書綠雪亭雜言題後

敬業堂文集跋

蟲獲軒筆記跋

張芑堂祿里山廬墓圖題辭

李東陽論

譜論

卷之七

辨訂譌記

金錚錚于辨

孔氏漢銅尺記訂譌

周尺攷訂譌

周尺辨訂譌

張渚鎮重脩獨山關侯祠記

海鹽縣金牛山重立臯蘇二將軍廟神位記

夜明竹記

山舟記

蛟橋折柳圖記

風雨上灘圖記

卷之八

記

西溪梅竹山莊圖記

記沈文恪公遺事

記張徽縣

記二女

游龍池山記

游張公洞記

涉園脩禊記

新葺祖考玉方公盧家橋墓祠記

養餘齋記

記觀李仰槐畫

記放龜

卷之九

議說放書

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

附從祀諸賢傳略

追立後議

周虎錚說

國山圖說

說龍

宋十都虞侯朱記攷

與陳映千廣文書

答翁覃溪祕閣書

與秦小峴廉使書

卷之十 贊 銘 傳 行略 狀略 家傳

陶徵士像贊

高菊澗處士像贊

堵牧游先生像贊

震澤三賢祠圖贊

并序

鄭端簡公甲冑贊

并序

蕭山雙節祠圖贊

并序

黉黷銘

龔研農畫菜研銘

半月研銘

竹節研銘

英石研山銘

折角研銘

鏡研銘

斷竹研銘爲祝誦芬作

星月菩提研銘

鸛鵲研銘

陳目耕研
菽孝藏

陳根脩印牀銘

陳鳴遠天雞沙壺銘

張季勤藏石林中人砂壺屬銘其櫝

婺源令馮君傳

周耕厓孝廉傳

朱節母趙孺人傳

馬母朱安人傳

陳節母呂孺人傳

戴荆山張金元合傳

先考行略

伯兄拙巢先生狀略

亡室魏孺人家傳

卷之十一

墓誌

誄

狀

祭文

龔研農處士墓碣銘

陳谿齋文學墓碣銘

任伯子壙誌

興福禪院戒浮上人塔銘

仲兄石齋先生墓版文

瘞瘍壙志

貞孝吳媛誄

汪義婦吳氏殉夫狀

重立徐忠懿公墓碑祭文

告季女文

卷之十二

雜著

桐陰日省編

上

卷之十三

雜著

桐陰日省編

下

慎終錄要附

卷之十四 紀行

可懷錄

可懷續錄

愚谷文存卷之一

海寧 吳 騫 槎客

子夏易傳釋存序

子夏易傳著于劉向七略而班固漢藝文志載傳易者十三家獨不及子夏傳至隋書經籍志云已殘闕昔人疑爲韓嬰所作或又以爲丁寬胥臂子弓唐開元中議以帖經令學者習之訖以不果然李鼎祚作集解序曰自卜商入室親受微言傳注百家縣歷千古則其崇仰至矣朱漢上謂子夏以坎爲小狐乃秦漢以前之說孟喜京房荀爽王肅皆祖述子夏語若印圈鑰合非後儒

所得而損益之予更攷傳中如謙卦作𦏧頤六四其欲
逐逐作其欲攸攸鼎九四其形渥作其形握皆與漢書
合睽六三其牛𦏧𦏧一角仰也與說文合噬嗑九四噬
乾肺作噬乾脯與太平御覽所引王肅注合泰六五帝
乙歸妹謂湯之歸妹皆古今不易之正解自餘詁訓爲
漢魏諸儒所祖述者更僕數之而不能殫也唐一行嘗
集孟京諸家易傳大抵皆從子夏而出宋呂微仲晁以
道暨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氏沙隨程氏斗南吳
氏並崇古易而興化張舜元有子夏易傳解丹陽洪慶
善用一行所纂子夏易傳爲正而以諸家增著其下爲

古經攷異釋疑今多不可見竊不自揆間從各經掇拾
裒輯雖單辭斷句並所不遺并稍通其意指仍依隋志
釐爲二卷曰子夏易傳釋存非敢擬鉤沈于五經庶幾
尋古訓于百一云乾隆癸丑孟陬月吉識

孫氏詩評撫遺序

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見於隋經籍志及新舊唐書二
志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等皆不著錄蓋唐以
後已亡之矣自卜商受詩於夫子繼是學者多口相誦
習未有章句下迨戰國迄乎嬴秦斯道幾於廢絕漢興
傳者四家所謂齊魯韓毛專門授受互有異同其後三

家寢微毛詩獨盛東漢鄭康成作詩箋申明毛義魏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而申鄭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其說往往見於陸氏釋文孔氏正義等所引予每讀箋傳頗喜孫氏多所折衷如楊之水不流東蒲傳曰蒲草箋云蒲柳毓評曰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近箋義爲長陸元朗謂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也七月箋云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率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地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王伯厚亦取其說自餘精義尤不勝悉數蓋毓生去漢儒未遠其學必

有師承惜乎全書已不可見爰從各書掇拾殘剩釐爲二卷命之孫氏詩評摭遺雖曰經苑之碎金抑亦風人之玉屑與

唐石經攷異序

昔宋敏求作長安志程大昌作雍錄並號淹洽而于唐太學石經皆實不錄其他紀載綦詳不幾如韓子所云倚撫星宿遺羲娥者乎至歐陽公之集古趙德父之金石二錄亦闕而不書夫石經自熹平肇始厥後列代遞有祖述勘補脩校或剏或因指數之未易更僕也然而旋刻旋散迄今幾及千載幸而獨存者惟開成之十二

經而已其間歷年浸久雖不無闕佚增補顧老成之典型具在聖經賢傳賴以不墜謂非神物呵護不及此且自漢至宋僅數百年孟蜀更在開成之後人有得漢蜀石經殘字輒寶之若孔壁舊藏矧此刻去漢未遠在孟蜀之前而爲蜀石經所祖其文字或有異同類多因于古本可資攷證世儒偶見一二譌舛或間爲後人臆改妄添之筆一概不論其佳處轉滋異議無亦未之詳審與予懷此有年間從各書傳網羅蒐輯仿晁子止之例作唐石經攷異二卷間以質于嘉定錢曉徵宮詹輒欣然爲之疏證同邑周勤補孝廉亦爲補攷且作序以引

其首簡彙錄而藏之拜經樓

蜀石經毛詩殘本攷異序

石經自漢東都太學始立迨乎唐宋不下六七刻中間
惟後蜀孟氏廣政中寫刊尤稱善本故朱子注經亦嘗
引以爲說顧自益都淪覆石久散佚後世獲其殘編斷
搨不翅珍爲祕笈昔錢塘厲徵士鶚見蜀石經毛詩殘
本于南華堂趙氏同人賦詩以紀其異自後此帖不知
流落何所昨歲仁和魏叔子鉞復獲二卷于舊肆今轉
歸于吳趨黃主事丕烈予因得傳鈔而讀之卷首自周
南以下闕至召南鵲巢之箋始迄于二卷終二子乘舟

止每卷有朱文方印云□□□□敬以此書義助於
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塾永遠爲有志之士公
讀者凡五行三十五字闕五字蓋武林黃氏樹穀先世
所藏不知何時助于義塾樹穀本明叅議汝亨之後此
豈其所遺邪然百餘年來展轉流傳仍歸黃氏亦可異
也予間一讎校經文字句不同者已不下十餘合之厲
詩所舉怒如朝饑之朝字未審皆在晁公武所舉四十
七科之內者否至毛傳鄭箋之異更不勝悉數雖其間
衍脫譌舛間亦不免然究優于世本遠矣卽如小序下
注本無箋字日本七經孟子考文云謹案箋云二字鄭

申毛傳所以別之也毛不註序無可辨嫌故序註本無
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孔穎
達正義陸德明釋文必如古本爲是今此本獨否卽其
合古之一端也晁氏作蜀石經攷異而張臬又作注文
攷異四十卷惜今皆不可見輒因誦習之暇爲校其同
異附石經之末以俟畱心古訓者嘉慶乙丑秋孟識

詩譜補亡後訂序

鄭氏詩譜舊本三卷有徐整暢太叔裴隱劉炫注宋時
皆已逸之歐陽公得殘本于絳州手爲補其亡書亦三
卷爾來行本止一卷非特注不可見卽正文亦頗多譌

闕休寧戴東原氏復爲攷正予得而讀之其疎闊處間亦不免爰從各本重加校訂稍參以毛詩本義之說爲詩譜補亡後訂非敢自謂能盡心于鄭氏之學若夫原流之清濁風化之盛衰庶幾或得其髣髴云爾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序

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見於隋唐各志及陸元明經典序錄蓋唐世尤重之自宋邢昺等爲正義後遂隱而弗彰迄今數百年幾疑已絕于世前歲武林汪君航海至日本得其本以歸予友鮑君以文亟爲開梓以廣其傳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可使家學而人習之謂非治經

者一大幸與旣汪君復從日本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書疑卽服元喬義疏敘中所稱神君彝與根伯脩在足利學同校讐之本也予觀其中論語知彼國皇疏亦有數本鼻汪君所獲者將其新鐫之定本與七經孟子攷異補遺卷帙旣繁未有踵鮑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同異并平昔肄業所及或聞諸師友談說者輯而錄之釐爲十卷曰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掇拾補苴無關著述藏之家塾以備童觀可爾汪君名鵬字翼滄錢塘人所著有袖海編乾隆辛丑仲秋識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序

歸安丁小雅學博嘗爲予述東原戴氏之說以爲注爾雅之孫炎有二一爲魏徵士樂安人字叔然其一蓋唐五代時人惜字與爵里不可考邢昺爾雅注疏序云其爲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淺近俗儒不經師匠此其非孫叔然可知又云陸氏埤雅所引孫炎注俗間孫炎也騫試以埤雅繹之始信其言爲不誣陸氏每引其說必曰孫炎正義或曰孫炎爾雅正義若孫叔然釋文及隋唐各志所載第有爾雅注及音義未嘗有爾雅正義且正義之名起于隋唐間前此未聞也邢氏旣斥之爲淺近俗儒宜俗間孫炎高璉之說皆在所屏而世或反

疑邢氏既斥其淺近疏復屢引孫說又謂引炎說頗多而高璉不存片語爲不可解皆未聞前說者也暇日因從陸氏書中摘錄所謂正義之文於左以資參攷而補自來部錄家所未備埤雅惟簞竹下云孫炎以爲闕節爲簞與邢疏所引孫炎說略同蓋此乃孫叔然故不曰爾雅正義茲亦不取或又疑陸氏何以獨取俗間孫炎曰此正晁公武所謂農師著書喜採俗說之證也壬子上元前二日識

陳仲魚詩人攷序

張子有言知詩莫若孟子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以意逆志則不襲傳
會穿鑿之弊知人論世則得其興衰美刺之實而于興
觀羣怨之旨庶乎犁然有當孟子之言豈非萬世學詩
者之準的哉然自嬴秦以降詩教浸失其傳漢氏之興
詩分爲四傳習者又無慮數十家於是岐說滋多如以
關雎爲刺康王之詩者齊魯燕及司馬遷揚雄之徒也
以爲畢公所作者張超蔡邕也兩無極爲正大夫刺幽
王者韓嬰也相鼠爲妻諫夫者班固也小雅之材七十
有四人大雅之材三十有一人者張揖也其他尚不勝

更僕數至於作小序之人或以爲卜子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論辨紛紜訖無定說然以序文考之亦往往與經相應會以是知序詩者初未嘗不以知人論世爲志矧夫士生數千百年之後微言歇絕衆說紛繁苟不能知其人之賢否跡其世之盛衰卽欲以意逆志不更難乎吾友陳君仲魚雅志經術著詩人考一書大要以小序爲宗而參之以經傳子史百家者流疏通證明典雅詳切可謂深得孟子之旨者矣昔宋金華范氏處義嘗著詩補傳凡作者姓氏可攷者四十有一篇今仲魚之書視范氏增多又不下三之一孰謂古今人遂不相

及耶陳氏自乾初先生以理學碩儒傳戴山劉子之業
所著若學譜大學辯喪實論葬論諸書皆有裨於實學
實仲魚六世祖行也其從孫東菴先生有周易闡微禮
記全編諸書流在藝林實仲魚曾大父也薪火之傳箕
裘之業今復得仲魚可不謂世有其人乎仲魚與予爲
忘年交書成屬之一言爰爲述其端緒如此

吳侗叔羣經字攷序

六經所以載道士尚通經通經尤貴博古子朱子嘗言
漢儒于經止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此
晦庵所以集經學之大成而爲百世師者也自來釋經

之弊約略數端刻意求新者不免流于穿鑿傳會逞辭
務博者又失之繁蕪寡要至于掇拾陳言膠繞傳注塵
羹土飯而自矜其剏獲更無足論是以昔人舉燭籠之
喻以爲多一釋訓則增一重障隔欲期明經而經義轉
晦非過言也比觀子友漱水偁叔明經羣經字攷深歎
其學博而思精抉摘奧義多發前人所未發其裨于經
術豈淺尠哉君子貞肅公爲高大父行燈牖孝廉仲子
家世清門稟先民之規矩自少及壯篤志勵學于書無
所不窺晚益殫心經術多識古文奇字蓋好學如楊南
仲博雅類劉遵父于凡三倉爰歷急就凡將之篇以及

秦漢碑版鍾鼎篆籀靡弗鑄研蒐討引爲疏證旁通曲暢而融會貫通之幾于說經家別開生面而目曰字攷者猶其自謙退然若居于小學之列云爾君夙與膠城錢曉徵宮詹游予嘗聞宮詹之論曰守殘專己之流奉一先生之言爲依歸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可不讀書而號爲治經并不治經而號爲講學者末流之弊蓋至于是惜此書成而宮詹已不及見耳君平生著作等身略見錢塘梁元穎侍講撰傳多未及板行歿後孤本履哀集藏笥次第整比而授之劄氏予于訓詁之學未能涉其涯略深嘉本履表章手澤汲汲焉

惟恐或墜之意故不辭而爲之序以諭于世之治經者

周松靄訂閤序

昔子朱子有言一生訓詁埋沒廢紙堆中不若漢儒止
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此蓋考亭好學
深思自爲謙退至意後之學者每誤會其旨謂漢儒于
義理不甚專精研討而宋儒優于尋章問句紂于博攬
旁通致擿撫殘剩紛綸辨駁一同聚訟近時若西河東
樵百詩定宇諸家其持論亦未免醇疵互見承學之士
喜其說之新往往轉相傳述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及
四書釋地竝名噪于時西河撰古文尚書冤詞以相攻

擊董浦杭先生所謂氣懾於鋒箴不敢出聲而四書釋地則西河亦未有以正之松蘿先生既爲冤詞補正復出訂閤一編以匡釋地之謬其言高明快爽視馮山公之駁十事而更哲洵足箴閤氏之膏肓卽起作者于九原亦當俯首心服矣山公于釋地雖嘗有駁而疏證則甚服膺復作淮南洪保以相應會其自序曰閤子唱之馮子和之義乃大安其相契又如是孰若先生之卓識定見終始不阿故竊謂先生之書猶禪門棒喝不第可以拯末流息橫議殆亦斯道之干城也夫

愚谷文存卷之一

愚谷文存卷之二

海寧 吳 騫 槎客

陳乾初先生年譜序

陳乾初先生之歿越百有九年里人吳騫始撫其生平大略爲作年譜而序之曰嗟乎戴山之門何多賢也蓋劉子之學原本考亭以溯濂洛而上接孟子當時望山陰之壇坫而執贄稱弟子者不知幾何人矣其間借講學之名以自樹聲氣固未嘗無其人若乃魁英傑彥如伯玉金公虎子祁公觀我彭公格菴章公之儔指不勝屈大都皆所謂取義成仁公忠亮節與山陰後先輝映

者已至于收集先師之遺書而昌明其絕學以傳之無窮類先生之懃懃懇懇終其身而不變其說者則亦未易多覲也是以昔人脩山陰先生祠堂慎選弟子以配食凡三十餘人其烜赫著名如桐鄉張考夫先生者且不得豫獨先生栗主儼然與金祁彭章諸公竝列豈非以能傳蕺山之學統其功爲不可泯與先生侍蕺山之日雖淺然其與開美一再渡江謝別山陰之詩便以千秋大業爲已任逮乎開美旣死而先生受遺書之託時移世變戢影杜門者垂三十年著書滿家無非脩明證人之遺旨闡發慎獨之微義復著大學辨一書累數千

言以爲大學非孔曾之書爲近於禪於時同學諸子多
往復質難久而不決騫每讀先生祀姚江山陰諸篇未
嘗不歎其守之堅而悲其志之苦昔考亭嘗謂龜山倡
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
仲素一人而已竊惟先生亦何以異是騫幸爲鄉里後
進顧獨恨求先生之遺書頗多散佚將實湮墜是懼暇
日因倣吾家蠹隱翁譜靖節之例稍摭厓略以著於篇
俾後之學者知欲問山陰一瓣香當自海昌始雖蒙僭
竊之譏所不辭也乾隆五十年歲在旃蒙大荒落且月
哉生霸書於拜經樓

陳乾初先生遺集序

乾初陳先生之學直繼山陰騫也鄉里後生恨不及親見顏色而承其教恒切嚮往之願嘗總其生平事迹爲年譜二卷猶慮筦窺蠡測不無挂漏與先生六世從孫仲魚訪求遺書久而未得其全意殊嘆焉頃者先生族元孫奉裁再三索於其家併以騫與仲魚所得本合之竟成全稿譬猶豐城之劍久埋復出喜可知也亟手爲編錄凡詩文集三十卷別集一十九卷通四十有九卷復細釋其時代出處爲世系爲年表於卷首視拙輯年譜加詳并旁引諸家載籍各注當篇之下以相證明寒

暑無間荏苒六七載始輟業間以相眎且屬一言於乎
先生之書至今日庶可以稱無遺憾矣余嘗觀有明之
季士大夫往往以聲氣相尚卽一二魁儒傑士且不免
稍存門戶之見惟蕺山劉子從容中道請求聖賢實踐
工夫出其門者皆束脩自好爲直諒多聞之士使劉子
得行其志佐以羣弟子之賢安在不能宏濟時艱乃卒
爲僉王所排擠致身殉國社抱長恨於虞淵不重可歎
哉先生事劉子之日雖淺觀其與祝孝廉一再渡江預
聞證人之旨便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迨劉子正命之後
開美飾巾待盡先生獨受遺書之託而不辭然則先生

之學以爲直接山陰一綫之緒夫復奚疑昔姚江黃晦木徵君與先生有游夏之好先生旣歿從其孤之請爲誌墓厥後讀先生遺書乃別撰一通刊於文集反覆二千餘言發揚其論性之說謂於聖學已見頭腦愧當日知之未盡負此良友其推重也如是則先生之書其可以弗傳乎哉有宋遺民謝翱林景熙鄭思肖王鑑鄧牧輩之書往往撫拾於兵燹殘闕之餘世爭寶貴矧先生斯集上可以尊經衛道下足以風世勵俗幽冥之中豈無嘿爲之訶護待其人而後顯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學者苟於此沈機研討以上溯劉子庶幾可窺誠

意三關之微旨而奉義勤勤蒐輯之功爲不沒矣

古梅軒詩鈔序

論海昌之詩者明初推胡虛白校書極爲高青邱所僞
許嗣是蘇雪溪兄弟竝春容涵正大都宗法唐音迄乎
季年作者九指不勝屈 國朝查初白先生出而海內
談藝者翕然歸之無異議是以敬業一集幾於家弭而
戶習焉騫初學爲五七字卽耳陳秋坪先生名爲得敬
業之傳恒思讀其詩而不少槩見頃者聞孫夏以哀香
遺稿曰古梅軒詩鈔若干卷將壽諸梓乃始得而卒業
歎其古近體皆工有含咀不盡之致先生家於硤川其

師友淵原與夫時流唱酬遊覽之盛及門周松靄大令序之悉矣蓋先生詩得漁洋之瓊瑋敬業之清真而加以歸愚之溫雅流麗當時同社諸子恐未有能出其右者故其自述云何李壇空在韓蘇唾已殘所取向亦居然可見先生蚤以制藝名受業門牆者多次第掇科第以去獨一身蹭蹬名場晚捷南宮未久下世視初白先生未遇時不免奔走四方泊荷特達之知膺清華之選供奉內廷士林至今以爲榮乃先生竟終老不一登仕版何遭逢之坎坷也昔人謂詩解窮人而歐陽子以爲身嘗薄宦有祿於朝以醢雞之甕觀之猶在窮達

之間噫若先生者殆真可謂之窮矣三復其詩能無爲之浩歎乎雖然竊獨以爲猶有足慰者昔斗南老人雖才名籍甚身後遺編都散佚卽鄱陽題壁之作膾炙人口世亦罕見苟微雲東逸史手錄本轉流於今幾何不爲廣陵之散今古梅詩得賢後人蒐訪編輯板行於世雖未盡全稿要其所以不朽者自在故不辭而爲之序以附於松靄之次焉

小蘭山房詩集序

詩家以吟詠發其性靈爲上性靈者根自天者也莊生曰天之蒼蒼其色正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天也者積氣也氣不積不足以稱天之高性靈
不見不足以言詩之美天之高至於測圓甄曜而愈覺
其無窮詩之美至於廢寢忘味而不知其所以故昔延
州來季子觀於周樂而識列國之風政與其治亂興衰
之迹賢士大夫朝聘燕享往往歌詩以明志迨世教衰
王迹息而詩道寢漓儒者徒從事於章句之學彤之篇
咏卽不淪於志微滌濫之音第取青妃白鬪靡誇多以
陶冶性靈者爲藻采粉飾之具亦奚所貴是知性靈固
稟於天而用之則由於人人雖天挺殊異苟非好學深
思負慷慨卓越之志不隨世俗爲妍媸未見其詩之能

至也若予友荆溪萬子瑱爲殆可稱軼羣特立之士矣
夫瑱爲之先世有聞人自少攻詩古文詞性澄澹寡欲
折節好讀書視榮祿猶弊屣邑故饒佳山水暇輒偕朋
輩縱意邱壑所謂銅峰畫水任臺杜榭間無一日無往
來之跡又嘗襍被遠游若京口白下姑蘇錢塘泛洞庭
弔湘楚窮幽極探羅古今於胸次凡所傾吐莫不清空
浩瀚流麗溫雅蓋得之於天者爲多也瑱爲詩名早著
遠邇如風色聚寒雅句極爲武進湯大令大奎所賞載
於炙研瑣談其小蘭山房集同邑張子霽青序之謂可
信其必傳霽青以古文名於時生平不輕許與而瑱爲

復寓書於子與吾子交垂數十年今皆老矣子其可無一言乎子惟剡源戴氏有云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后相知相知也而后能相爲言余與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若子與瑱爲不可謂不知顧所以自致之才則不相及又何以言而瑱爲猶援丁敬禮之說以相望斯予之不能終嘿也

周松靄黃髮集序

松靄先生橐其癸亥仲冬以後詩曰黃髮集見眎且屬爲校勘某受而卒業慨然曰卓哉乎先生之詩也先生學博才瞻姿稟殊異讀書過目不忘爰自志學迄乎耆

老詒經補史矻矻孜孜無日而不在編摩掣討之中凡
其著作等身竝爲藝林傳貴至於詩若餘事爲之初不
以此自命願言言皆自性靈所發不涉模擬蹈襲之迹
良由取物宏則使事當而罕膚飾寡情之采瀏覽富則
出語有章而尠艱深僻澁之嫌究其所以一字一句又
無不從讀書創獲者也鄉時海內稱吾邑詩者同詞一
口舉推初白內翰其聲光幾與漁洋竹垞相埒然初白
名場困躓頻年奔走四方晚始通籍未久遇事歸田悒
悒不得志故集中未免多危苦之調先生蚤歲登甲科
一膺民社卽賦遂初逍遙林壑終老不出故其詩饒有

仲長彭澤之風豈非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邪某生晚
弗及登初白翁之門喜從先生遊垂數十年謬引爲同
調竊自謂見之確而知之深故敢摭數語以復於先生
并諗夫世之稱詩者繼自今以往先生齒益尊德益劭
而吟咏亦益富所謂大書特書不一書者某雖不敏請
更執筆而俟之

龍山三子詩鈔序

龍山去予居不十里而遙勢蜿蜒夷坦無險徑陟其巔
可以望滄海草木秀蒨泉流縈紆數東南之幽壤莫茲
山若故自來扶輿靈淑之氣之所鍾往往才士輩出以

余所知則有若陸少白查南廬查梅史三子者三子皆
生長於龍山之里所夕從事吟咏倡子和汝互爲師友
遇佳句輒相與擊節稱歎或登山而歌或舉酒相勞與
酣耳熱謹呼歎傲旁若無人雖目以爲狂弗顧也顧三
子之於詩第取攄寫襟抱蘄合乎古人渠獲未嘗汲汲
焉以求知是以知之者頗希予偶得其稿讀而善之因
亟錄存爲龍山三子詩鈔存三子亦所以存龍山也間
復爲之目曰少白如玉乳秋瑩蒲萄夏紫使薦以金盤
濯以薇露不惟雅士增憐亦令佳人迴睇南廬如俊鶻
摩空神魚跋浪雖鱗翮天成要具風雲作使又類幽朔

少年班荆道故觸處有感慨悲歌之致梅史如么絃未
絕孤韻獨流絳宇初澄銀河欲瀉遇雲將若士挾之以
遊飄飄乎泠泠乎吾不能測其所至矣噫三子之所負
如是則雖欲掩而弗彰庸可得乎詩凡一卷總古近體
如千首先後以齒爲次若夫銖其品位第其甲乙視昔
人護王後盧前又若當塗名士分孰爲龍頭孰爲龍腹
孰爲龍尾則姑以俟夫世之妙解談龍者

懽忘齋詩稿序

東坡云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予自束髮
迄乎衰老往來陽羨屈指幾五十載旣習谿山之勝復

與諸才人學士相遊從詩篇酬唱之樂無虛日大抵名
山水之區其人物必多英奇儻蕩卓犖不羣之槩凡發
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莫不皆然故其間蜚聲王路爲
時良器者固不乏人予未能遍交而盡識至于茹貞葆
素志耽巖穴往往託諸篇咏以寫其幽閑靜適之致若
黃君奕青其尤者也君少攻舉子業連不得志益銳意
於詩日與二三朋好吟嘯於山巔水湄若樂而忘返顧
未嘗蘄爲人知而人亦罕有物色之惟遊白下遇袁簡
齋先生讀其詩彌加賞識長沙唐陶山刺史宰荆溪雅
慕君名禮之賓館相與唱和徵歌頌酒予亦時參坐末

以爲自蘭臺一聚而後斯樂未易可尋無何陶山移官
去予與君亦久不相見嘉慶己未復遊荆南君特移棹
過訪信宿墨陽樓下臨別以所著愴忘齋稿屬爲論次
予循誦至再歎其語澹而味腴格高而情逸至於登臨
弔古之作超然意遠更可以覘其韞蓄之深厚得諸溪
山之助者爲多也然自顧蕪謫卽一言奚足以重君又
念簡齋久歸道山陶山遠宦他郡頽然一老猶得與君
周旋於銅峰畫水間其何可辭爰撫坡公語以塞君誨
諉之意俾後之遊荆南者不可不讀君詩也嘉慶癸亥
花朝書於陸相山房

硤川詩鈔序

昔之賢哲抱其聰明才知與其所以不傳者往矣而吾猶欲提絜短長權度倫品錙銖失得相與周旋於數千百年之間一若親接其音聲色笑亦賴有著作之存焉爾學者不於此乎問途而奚自哉然而咀其粗者或遺其精搜其近者或忽其遠蕪穢寡要挂漏詒譏譬諸采珠於淵罔知夜光魚目之辨求材於山不解杞梓榛楮之擇徒事取盈卷軸又烏能見重於世予讀曹君問渠所輯硤川詩鈔而歎其網羅之苦心深有合夫闡幽發潛之道者硤川於海昌地處一隅而擅通邑之勝凡錦

峰繡壑靈石甘泉曩日仙真遺跡則有若葛稚川求丹之井馬自然元樓之宅顧華陽讀書之臺與夫星樓月榭紺塔紅亭浮屠老子之宮室遠時近藴參差掩映於青林碧樹間望之若繪是以生長其地多魁儒秀傑而一二畸人逸士騷客寓公亦往往潛踪寄跡託於歌咏以適其志古今來不知凡幾是編取其信而可徵者斷始有明迄乎 昭代分前集正集外集通得古近體詩二千餘首末附詩餘蒐采可云極備且每人各係里居出處次以諸家評論詩話俾覽者開卷而得其生平允合知人論世之法昔南疑沈子纂檇李詩繫盛爲竹垞

檢討所推許其言曰七子八家推重軒冕而忽意山林
母乃與風人之旨適相刺謬南疑汲汲乎表微闡幽其
間忠節孝義之事森然羅列雖曰一郡詩林是又千秋
文獻資也問渠之爲是編與南疑竹垞之志夫豈有二
故予竊謂硤川雖一隅詩林而海昌千秋文獻之資亦
於是乎在世有博識未審能心契於斯言否嘉慶甲子
歲重陽前三日

陳問渠西湖雜咏序

明聖湖在唐以前猶未甚顯著賴白蘇二公來築堤闢
葑生面始開迨南宋偏安而後聲名文物與山川古迹

益相映發兼世歷七君時閱百五十載其間典章制度
遺聞佚事足爲文人覽古憑弔之資於以備掌故而裨
志乘要復不少豈僅區區一邱一壑游覽閒吟之等乎
昔人著述無慮百十種尤詳者莫若宋潛說友咸淳臨
安志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洎國朝傅李諸公重修
西湖志蔚爲鉅觀若攬撫舊事繫諸篇什則有錢塘沈
嘉轍符曾輩合爲南宋雜事詩七百首頗爲時所稱然
七子之作以南宋爲限斷故南宋前後事尚有所遺吾
友問渠陳君博覽嗜古嘗作西湖雜咏二百首沒後嗣
君剡生檢篋中奉以見眎且屬爲論定讀之深歎其取

裁之宏而詞調之雋非特補七子之闕遺并可廣前志所未及鐵厓西湖竹枝而後斯其嗣響與且夫名山勝境須著述而顯著述亦藉其人以傳昔劉後邨嘗選中興以後五七言斷句人各百首而陳起父子復刻江湖小集竝有名於時顧後邨所選凡逸在江湖若姜夔劉翰之徒胥未預其列江湖小集今所傳亦不過六十餘家此外零章斷句散見他書者又不勝悉數知其全集湮沒失傳者多矣問渠積學浹聞而性度方嚴士遊其門者多束脩自好獨不鄙婣陋晚歲臥疾屢以詩文相質有丁敬禮之所云者予媿無能爲役今幸有令子爲

料檢編帙將次第梓以問世則識君之遺詩予烏可辭亦不禁拭目而俟其成也

春浮閣吟橐序

予昔往來陽羨頗耳史子閭如性喜藏書好學工詩文嘗思得一見之乾隆歲甲寅上巳偕瑱爲景辰修禊於義興北郭蔣君笙伊湛瀆山莊少長若而人間如適預焉彼此不交一言旣別去始知不禁憮然未久聞已脩文地下玉藥先零瓊枝蚤折於是愈惜鄉者失閭如於一交臂度爾時予固未識閭如豈竟不知其姓氏乃卒不發驢蔑之一言何其慎也嘉慶癸亥春復遊荆

南景辰手其春浮閣遺藁見眎且謀所以不朽閻如者
予亟從與之并爲攜行笥而雕梓於西湖然後知湛瀆
之會未必非造物者先假以文字之緣也刊旣成更取
而卒業凡古近諸體皆醇以雅秀而則不落時俗風格
而五言尤清逸有翛然物外之致噫斯其所以爲閻如
之詩與今夫世之攻吟事者大都藉爲納交遊廣聲氣
或互相標榜以馳驚於功名之場若閻如之守真安素
不汲汲乎求知其人品不於詩品而益見諸閻如少及
予友張君霽青之門稱高足弟子是編霽青旣序其生
前予可毋庸更綴於身後而景辰言之不翅至再辭弗

獲已蓋亦重惜其人之不可復遇也

丁誠之南歸草序

予與誠之丁君交屈指十餘年所矣當初相識時第見其溫文莊雅讀書論道亹亹不勌東坡所謂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詩也旣別久之今年書來并以所著南歸草見眎予讀之再然后知其不獨能詩而且甚工可傳也曰南歸者何蓋君壬戌春由通潞南還述其途中所經歷之作惟時河瀾失障瀾漫州郡夫柳方興澤鴻未集凡所咏歌皆出於中忱愷惻而愍民疾苦足備翰軒之采錄其他若登臨覽古懷友思鄉短韻長言託物

起興一皆杼軸子懷不涉揣摩擬議之蹟尤足覘其韞蓄非僅流連景光唯事嘲風咏月者比然則君之詩之工夫何不自讀書論道中得來而予昔日之知君爲君子不於斯而益信哉君息裝里門又幾閱寒暑今河流順軌自齊魯以迄大江南北屢慶豐年民康而物阜予老矣不復更作遠遊想將以良時佳月命扁舟載淥醕造君之廬細詢前事酌酒相勞興酣耳熱益發新詩讀之以慰其離羣索居之感倘亦君之所許乎嘉慶丙寅秋仲日書

雪帆詩序

甚矣龍山之多才也往予讀龍山三子詩鈔不禁擊節
三子者蓋陸子少白查子梅史南廬也未幾而馮子補
亭崛起率偏師以摩三子之壘三子者亦各嚴步伍厲
鞬勒相與馳逞于三唐兩宋之場凡斯四子予皆引爲
忘年交間爲論序其所著謂龍山之秀攬之而無遺矣
乃今復見沈子雪軌雪軌齒差少於四子其詩如渥洼
汗血雙瞳夾鏡顧盼有千里意益歎山川扶輿靈淑之
氣鍾於騷人韵士者愈出而愈不窮也或問雪軌之詩
視四子果孰爲優劣曰不知也則何以亟稱雪軌曰子
獨不觀夫樂乎鐘鏞琴瑟笙磬柷敔羣音迭奏雖有先

後疾徐抑揚抗墜之不同至諸於心悅於耳者則一故
有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又豈能軒
輊於其間哉雖然予之於雪軌相識較後於四子而跡
若轉密者良以四子合并之日尠而離索之日多且有
身負沈疴頻年困頓不克旦暮聚首每見近作多憂愁
侘傺非抱越鄉之感則切切有憂生之嗟惟雪軌樂志
循陔足跡不出里閭嘗慨然慕馬少游之爲人予故得
時相往還又性喜究六法謂詩與畫不可相離與予尤
有水乳之合每過予山館必出古名跡共觀畱連移晷
所品隲率中冑繁退而爲題畫詩瓊瑋奇肆幾與煙雲

神物同其變幻是四子以登山臨水推襟送抱雪軌獨
借臥游而發其性靈其勞逸之趣亦稍有間矣有明嘉
靖中濟南李于鱗與王元美謝茂秦徐子與諸人稱詩
極一時之盛有前後五子七子之目後世猶豔述之龍
山雖一隅而英才輩出後先相望焉知他日不踵夫五
子七子而竝傳顧惟人生如白駒過隙聚散靡常日月
遒邁吾又安得不三復雪軌之詩而追思與四子曩日
之周旋也

拜經樓詩稿自序

憶自卅角之歲輒喜誦詩三百篇而外凡古今諸名家

集多方構致日夕沈吟於其間殆忘寢食稍長出與當
世詞人學士相遊從見其往復唱酬之什益心慕之間
或竊效其所爲然而少陵氏有言佳句法如何而予於
法未之究也老境漸於詩律細而予於律未之諳也故
所作都弗工旋成旋棄或爲人持去未嘗有所謂藁者
忽忽數十年來學業頽墮同輩多聚散靡常而予且皤
然老矣迴思向時文酒之流連與夫人事之遷改欣感
之殊致無異前塵夙夢未嘗不爽焉自失而二三朋好
猶往往能舉其單詞子韵用爲談笑之資噫是亦可嘅
也夫聞之詩以理性情韓子曰性者與生俱生也然則

予之詩以爲不出於法與律也可以爲非性若情之所寄亦奚可矧夫歲月與之偕往而心力於焉是耗又焉忍終寘之弗顧等孟氏之墮甌哉暇日因肱故簾及所能憶記者稍事哀香得古近體如干首釐爲如干卷曰拜經樓詩稿始藏家塾以視吾後人譬諸博奕猶賢乎已設以爲自來攻是道者恆少達而多窮舉凡予生平吟嘯侘傺坎壈不得志之所爲而一委之夫詩是則予之所甘而非詩之所受也

清磬孤煙集小引

予以著雍敦牂之歲重午後二日偕映堦泛舟谷湖適

遇旣常遂同之橫山拉奉袞尋顧況讀書臺遺址相羊
久之還抵硤石雲裘亦至復相與登東西二山遍探諸
名藍古迹信宿而返哀同人唱和之什爲一卷曰清磬
孤煙集案逋翁詩云家在雙峯蘭若邊數聲清磬發孤
煙山連極浦鳥飛盡月上青林人未眠傳爲茲山絕唱
昔人論詩以無意求工景與興會者爲上乘當其疎磬
出林輕煙引素寓於目而接於耳者要皆無心之遭也
迨夫磬響旣寂煙光旋滴廓然唯見山空而境靜向時
之景咄嗟之頃已復異趨正如子與諸子爲解后之遇
遇而遊遊而咏都未嘗謀之於前而期之於後及乎遊

與漸闌吟襟將判襟情悄恍餘韵渺焉信其悠揚於無
垠卷舒乎太清又不可以聲聞色相間求之是以雲將
東遊過扶搖之枝遇鴻蒙告以心養之法曰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大同乎溟滓渾渾沌沌萬物云云各歸其根
噫讀斯編者又何必不作如是觀

中吳遊草自序

予自少壯浪迹中吳僂指數十載凡山川古迹靡不流
連探訪加之交友之投契篇什之唱酬縞紵郵筒殆無
虛月迄今顛毛種種筋力日就頽惰而登臨歎咏之念
猶未能斯須去懷殊不自解其所以憶昔人詩嘗以骨

肉無多而遠別爲歎又以梁孟之廡下爲可慕而欲以
吳門作首邱者蓋與予志未嘗不相合也吾生旣拓落
寡諧獨喜爲山澤遊而糟糠之婦亦抱斯癖何有何無
不獲其間乃相約以十稔爲率當三十初度執二人之
喪後十年則泛舟谷水登紫硤以望大海又十年渡秦
溪上雲岫東觀日出北眺吳關蒼蒼莽莽一碧無際不
禁神與之俱爰申後約更十年當爲胥臺之覽及期而
婦已沈疴不數年遂死嗚呼區區之願竟不克償豈清
遊亦造物者所靳使予隻輪孤翼獨抱靡涯之恫乎間
者靡蕪小婦覲子居恆悵悵不慘也請姑寄薄遊以續

前志乃相與貫清醪告于宿莽遂攜琴書抱奩盎涉鶯
水道松陵訪廡下之故迹問勾吳之遺墟時則背春迎
夏雜花生樹羣英自飛卽景抒懷間有所得輯爲一卷
曰中吳遊草篇什寥寥曷足以存之夫篇什猶子之骨
肉也多固可喜少者不逾可念乎山川古迹猶子之朋
舊也遠者未能訪近者可不亟面乎設二三同調憫予
之志更屬而和之以增益其卷軸是亦友朋而骨肉也
矣

江上璫瓏集序

嘉慶庚申冬小覲廉使以浙臬移任湖南予與旣常送于樟亭輯途

中唱和詩爲一卷曰江上璫瓏集而係以序

有東海之畸人及西山之漫士屏居無俚索處端憂乃
相與買蘆中之舟問泮江之渡同羣鷺鷗比跡蓬蒿聞
雞曉發遲月宵征或擊楫于冰淵或假樞于牛埭弔孫
女之荒邱求馬仙之故里俯仰興懷流連語古鼎湖葑
合豈吳匱之曾開石鼓亭燕詎蜀桐而可攷方其蓬窗
促膝互疊霞箋柳浦鳴榔頻催銅盞眄臯亭于天表招
黃鶴于雲間意致不乖襟情暫豁無何而郵籤鏗雪城
角吟霜趣帳飲于青門送離帆于赤岸客懷郢水之程
人繫越鄉之感荆江蘭茝馳雅素于湘纍宣室鬼神託
遙思于楚傳僕夫在道我勞如何旣而重收別淚言返

江臯覩驚禽之飛翻聽迴濤之於邑依依良友渺渺歸途斯時也歲云暮矣景益蕭然朔吹颯以飄袂薄寒淒其中人于是迤邐津亭資緣葦岸貰餘杭之清醪探超山之玉鱗燃脂繼晷舉杯相屬興酣耳熱水遠山長不禁扣漁父之舷而歌越人之曲歌曰山有木兮翹楚弭余權兮河之滸望城郭兮蒼茫懷佳人兮若將飛而未翔續歌曰恨莫恨兮惜往日悲莫悲兮歌迴風吾不知夜擁珠璣而聽小海兮抑何如早潮江岸之唱璫璫也

蠡塘漁乃序

嘗讀古樂府至滄浪權歌諸篇或調古而情勝或語約

而趣長流連咏歎未嘗不想見其興寄迨乎唐元結之
歟乃曲張志和之漁父詞江風浦雪杳渺多思唱撓之
什蓋於斯而寢廣矣綜厥體原雖出於雜歌謠辭與漢
魏相和等曲有間無亦吳歆越吟之流別與郭茂倩云
凡歌有因人而作者有因地而作者有因時而作者有
寓意而作者雖遇各不同而發乎情則一也予家由白
嶽而徙海昌也自高會以來閱今五世是以自少漁釣
於蠡塘泮水之間凡山川往跡固日所畱連卽一二遺
聞佚事得諸故老傳聞者亦往往默識於懷偶因暇日
述爲短調凡篇百有六十所謂因乎人因乎地見於時

寓於意者靡弗有焉都爲一卷命曰蠡塘漁乃自惟單
詞孤韵鬼瑣靡曼上無會平風詩下不當夫掌故假使
卅角漁童撫其一二破舷徐送於煙消日出之候或庶
幾焉

萬花漁唱詞小引

僕家范蠡萬花二塘之間羣芳繞垞一川如帶汀鷗沙
鷺習狎如友朋青笠綠蓑屏擋爲家具少日嘗倣小長
蘆叟驚湖櫂歌體賦蠡塘漁乃百六十首以寫海鄉風
土姚江盧學士弓父先生讀而善之并爲撰序迄今漁
童谿父輩猶往往能道之至若倚聲之調初非素習酒

邊花外間或拈及都爲人持去了不記憶兒輩比胠故
篋偶得如于首請錄而存之聊附漁乃之後故仍以漁
唱目焉顧念少伯清塵邈不可追而學士之歸道山亦
已久矣雖欲效叩舷鼓枻之歌又疇爲相賞於高山流
水之外者乎不禁閣筆惘然

蓮子居詞鈔序

昌黎韓子嘗言歡愉之言難工危苦之詞易好談藝者
謂此特爲詩人而發若倚聲之調胥出於燕怡欣適而
無取乎愁苦予竊以爲未然凡著作之道其初也未始
不由苦思力索逮思之旣得則歡愉愁苦隨其所發而

集吾筆端故詩亦有歡愉而工者愁苦而不工者詞亦有歡愉而不工者愁苦而工者大抵詩與詞初無二致顧視其用心之何如耳昔人謂良工心苦要非虛語兄子衡照於樂章夙有深嗜凡古今名家之作靡不蒐訪搆致沈研而熟習焉一字之不安輒數易其稿暇日手輯近作曰蓮子居詞鈔予循覽各調并觀厥命名而知用意之所在殆欲先致其愁苦之功而後卽夫歡愉之境也歟且夫蓮之爲物也生於淤泥之底出於清泉之上風淒露沐月明花開抱潔淨之性纖塵不能滓是以含貞葆素與夫仙真佛子之流莫不愛尚而三閭大夫

且欲製以爲衣集而爲裳其品爲何如哉從來數填詞
家咸推姜堯章清新俊逸幾與秦七黃九相頡頏宗之
者若張輯盧祖臯史達祖諸人皆能自拔於流俗一洗
花庵草堂之陳言得非用心有獨苦乎衡照方富於年
苟能孜孜不懈而日進於古作者之盛業寧惟區區偷
聲減字四聲二十八調之工而已東坡曰蓮子擘開方
見薏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
却匙此雖瘦詞卽以爲勸學之箴而可矣

愚谷文存卷之二